

铁轨上的记忆

□ 翟朝辉



铁轨上是有记忆的，它深深地烙印着一个国家的过往，既承载着民族的梦想和希冀，又是某个具体人思想的存储卡，里面充满了个人与火车相关的帧帧画面。我在匈牙利郊区的山丹露天民俗村坐了一次怀旧式火车，时间也一下子仿佛穿越到了那个相似的年代。

用来体验的火车，并不是用电子虚拟的，而是真实存在的。这家拥有欧洲铁路博物馆中最长的铁路，火车头是一款1927年的柴油动力机车，使用标准轨距，路轨共有2.2公里长，在景区以15公里/小时以下的速度运行。

开车的火车司机和检票的工作人员，穿戴都是那个时代的制服。只有2节车厢，内饰和座椅多以木制为主，布局不同于现在绿皮车的对向座位，而是车厢尾部设有小包，中间有横排也有竖排的座位，据说完全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车厢风格。全程30分钟，车开动时，咣当当的声音一下子就让人生出了历史的厚重感。

我们早已习惯了高铁的稳当和快速，上天入地下海都



建于1846年的布达佩斯火车西站，是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个火车站，图为极具美感且仍在使用的火车西站和站前广场。

翟朝辉摄

已不是啥事，海陆空配合的运输工具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车速虽慢，且颠簸感强烈，但坐火车仍然是当时奢侈且舒适的出行方式。

不要小瞧这辆车，它可是匈牙利的功勋，也当得起“铁老大”的称呼。这是一款由匈牙利甘茨工厂自主研发的BCmot系列机车，运行时速为60公里/小时，在匈牙利铁路上一跑就是50年。在20世纪30年代，这款车在整个铁道网中运行的数量占一半之多。

当距离不再成为问题，关山得以飞渡时，有关铁轨上的记忆仍不应当很快被遗忘。

“通过解决交通问题，我们要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并增进我们与世界的联系”。说这话的人，是名叫伊斯特万·塞切尼的贵族，一直到现在都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说话的时间是1848年。

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30年代终于影响到了匈牙利，塞切尼敏锐地觉察到历史的风向正在发生改变，

铁轨是有记忆的，它深深地烙印着一个国家的过往，承载着民族的梦想和希冀

而英国的快速现代化更使他着迷。匈牙利依靠多瑙河，水运当时在货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塞切尼力排众议，主张发展铁路运输。1846年佩斯和瓦茨间的长达99公里的第一条铁路建成，这一年被称为匈牙利铁路元年。

可以说，这让匈牙利搭上工业革命的最后班车，带来了产业政策调整和制造业大发展。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然把制造业作为经济基础，享受当年改革带来的红利。塞切尼居功至伟，因此匈牙利的5000福林面值纸币上依旧印着他的图像。

铁路建设意味着引进新技术和技术创新，匈牙利人革新了车轮工艺。19世纪欧洲大陆运营的火车头车轮都是由锻铁制成的，甘茨工厂购买了专利权，在车轮上加上一种特殊涂层，以增强其硬度和耐久性。由于技术不断完善，其产品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力，开拓出大片国际市场。到1867年，匈牙利向世界上59家铁路公司出售了10万多件车轮。匈牙利的第一台机车来自比利时，虽然当时匈牙利没有能力自己生产机车，但却是让德、英制造的火车用上了自己造的车轮。这现在都是匈牙利铁道博物馆介绍历史时的重要篇章。19世纪，在匈牙利的历史上也被称为“铁路世纪”。

2015年11月，中匈两国签署了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发、建设和融资合作的政府间协议。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匈塞铁路始建于19世纪末，目前为单轨铁路。经现代化改造之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全长为350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66公里，设计最高时速200公里，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两地之间的旅程将从目前的8小时缩短至3小时以内。

虽然现在货运和出行方式已多元化，但铁路仍能对一个国家经济产生巨大推动力。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当年乘坐了匈牙利第一条铁路线的头班车。他预言铁路就像人体内的血管，越建越多，将为匈牙利赢得更美好的未来。匈塞铁路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它的早日建成将再次印证诗人的话，有望把匈牙利带入下一个发展的“铁路世纪”。

□ 陈丹苗

小镇弥漫大师气息

这个不起眼的英伦小镇，古老却充满灵气和底气，与好些英国大文豪有过交集

丰富，彰显人文主义，英国文学逐渐由颓废的伪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毫不夸张地说，乔叟之于英国文学，犹如但丁之于意大利文学般重要。市井味非常浓郁的故事集是这样道来的。1387年4月，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家小旅馆里，有29位来自三教九流的朝圣者偶然汇集在一起，他们都是准备去坎特伯雷朝拜12世纪大主教、圣徒托马斯·贝克特。晚饭后，旅店主人建议香客们在去坎特伯雷城的来回路上各讲两个故事，他自告奋勇做向导，并担任裁判，看谁的故事讲得最好，可以白吃一餐好饭，诗人乔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故事集里面被公认为最好的有，骑士讲的故事，一个关于派拉蒙和阿色提爱上艾米里亚的爱情悲剧故事；卖赎罪券者讲的故事，一个关于死神降临贪财者身上的劝世寓言故事；商人讲的故事，一个关于老夫少妻的家庭纠纷的故事；自由农民讲的故事，一个关于忠诚爱情和慷慨行为的故事；女修道院长的教士讲的故事，一个关于狡猾的狐狸和虚荣的公鸡的动物寓言故事。虽然故事集里面只有21个完整故事，它们却包括了欧洲当时大多数文学体裁，宫闱轶事、骑士传奇、动物寓言、寓言叙事诗等等，应有尽有。

抓饭的诱惑

抓饭以食物特有的香气和温度，把味道的记忆融在一代代乌兹别克人的血液和基因里

味觉的双重享受，有经验的师傅会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来装饰打点即将送给客人的佳肴。

坐到桌边，吃上一口，有种味蕾被瞬间点燃的惊艳。米饭软嫩适中、羊肉鲜而不腥、胡萝卜和鹰嘴豆甘甜可口，各种香料口感分明又和谐交融，羊油的香气弥漫整个口腔，那味道“秒杀”笔者之前吃过的任何一家餐厅，让人欲罢不能。如果再配上一小碗西红柿沙拉，一壶解腻的红茶，就是一顿最简单、经典的乌兹美食，价格不超过20元人民币。

细分起来，乌兹别克的抓饭种类可达120种之多。按用途不同可分为宫廷抓饭、婚礼抓饭和茶馆抓饭等。按做法不同可分为塔什干抓饭、撒马尔罕抓饭、布哈拉抓饭等等；由于主要原料基本相同，所以在外国人眼里它们大同小异，顶多是最后摆盘造型上有些差别，但当地人总能快速辨认出抓饭种类。也许不同口味和用料包含着各地的风俗和乡情，这种自出生就被赋予的舌尖记忆持久又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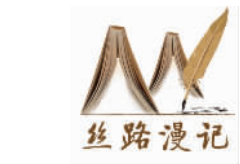
乌兹别克家庭一般会在每周四晚上全家团聚，共享抓饭，畅叙亲情。大型宴会和庆典上，常常出现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同吃抓饭的壮观场景。大家不论熟悉与否，围坐一桌，边吃边聊，或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或恭贺一个新家庭的组成，或欢庆一个盛大节日，又或者哀悼一个生命的



在自己喜欢做梦的时候，就晓得一位叫乔叟的英国作家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竟然会有这么一天：我站在大师笔下的古城上面，呼吸着大师曾经呼吸过的空气。

这是一个离伦敦约100英里的古老小镇。这不起眼的英伦小镇是古老的，却也充满灵气和底气。坎特伯雷与好些英国著名大文豪有过交集。在这里，英国剧作家、诗人马洛出生在一个鞋匠家庭；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毛姆曾在一所著名寄宿学校度过了少年时代，并且将这段生活经历写进了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里。除此，还有笛福、狄更斯，等等。在赫赫有名的文豪当中，如果说要跟坎特伯雷密不可分，当属诗人乔叟。乔叟在他生活的最后15年创造了《坎特伯雷故事集》，达到创作的高峰。后世认为，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远远超过了以前同时代的英国文学作品，是英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第一部典范”。正是乔叟当年用富有生命力的伦敦方言创作，改变了英国诗歌的基本形式，为英国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为以后的英国诗人所广泛采用，因而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自故事集问世之后，英国文学的主题与题材都得以



提起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遥远而神秘的。如果不熟悉历史，那些饱经沧桑的清真寺、经学院和古城，任凭有着怎样的传奇和辉煌，对一般人来讲，也远不如一碗抓饭来的亲切而温暖。有人听不懂那些晦涩的历史，但没有人感受不到美食的滋味。

作为最具特色的传统美食，抓饭同那些散落在丝路上的古迹迹一样，已经历了千百年光阴；古迹架构恢宏的历史，仍难抵岁月的涤荡和侵蚀；抓饭却以食物特有的香气和温度，把味道的记忆融在一代代乌兹别克人的血液和基因里，用最朴素的方式传承文化、延续文明。

没吃过抓饭，等于没来过乌兹别克斯坦。

首都塔什干最负盛名的抓饭餐厅当属“中亚抓饭中心”。在抓饭普遍的中亚，敢如此自称，从这个名字的气势就可见一斑。由此也可见乌兹别克人对本国抓饭有着怎样的自信和骄傲。那是一家十分接地气的大排档，因其地道口味吸引了众多食客，能容纳数百人就餐的两层大厅常常爆满，到访的外国人都会慕名前去，俨然已成塔什干一景。

笔者初次去时，刚下车就被门前的五口大锅吸引。直径近一米的大铁锅里，满满的米饭浸润在近半锅油中，每一颗米粒都透着油光，热气蒸腾；胡萝卜、鹰嘴豆、洋葱及各种香料的味道混合交织，香气袭人；灶台边，师傅们熟练地给抓饭装盘、切羊肉、分装，再按客人需求放好鹌鹑蛋或马肠子。可别小瞧了最后的摆盘，一盘好抓饭，是视觉和

坎普西

的新希望

□ 武家奉

整个大悉尼都说坎普西是希望升起的地方，一些初上澳岛者往往喜欢在这里创业



今年五一，我是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坎普西区女儿家过的。

“坎普西”是Campsie的译音，也有译成“垦思”的。话说这个坎普西，位于悉尼中心区西南方向15公里之遥，车程约20分钟，是个华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有资料说，这个区一共居住着2.1万多人，澳大利亚本地人仅占30.8%，其余69.2%为亚裔族群，其中华人比例高达19%，这在悉尼所有的传统华人居住区中，比例也是很高的。因此，它让我们感到“家味十足”！

不论早中晚，你随意漫步街头，随处可见华人面孔，感觉就像没出国一样。男女老少，胖瘦高矮，勾肩搭背边走边聊的，看着手机走路的，提篮推车背包买菜的，骑车驾车开出租的，穿棉服着短打的，操京腔沪调粤语东北话的，满眼都是中国人。一个等红灯的工夫，就传来了“王哥，您这是去哪儿？”“噢，是你呀李妹，我去广场逛逛。”的对话。

我跟着这位“王哥”来到广场。这是个二战纪念广场，耸立着一座阵亡老兵纪念碑，足以称得上坎普西的标志了。广场上，鸽子在自由觅食，人们漫步闲聊。再往西，是个不大不小的公园，与其说是公园，倒不如说是个儿童游乐场，只见不同肤色、不同发质的儿童在游乐设施上嬉戏，旁边站着、坐着尽职尽责的看护者。

广场与公园，其实也是一个信息集散地。我看到，每天差不多的固定时间，总有不少人从四面八方聚拢到广场，他们带来各种信息，也发表着评论。中国的、澳大利亚的、美俄朝日、韩马越老来；养老、育儿、生老病死的；交通、房产、移民福利的，等等。在这里，华人最多，也最能神聊，听得多了便听出这些人中既有北京城胡同里走来的，也有上海滩里弄里过来的，有东北那疙瘩的大爷大妈，还有岭南海西移来的老板，其中大多是在国内已退休专门过来照顾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这些人说的话，基本都是自己的家乡话，多数与普通话沾点边儿。据说，普通话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通用语言。

□ 周丰

离去。生命的轮回和所有重要时刻里都有抓饭的身影，一道美食拉近了人们彼此间的距离。难怪当地朋友介绍说，抓饭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交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乌生活一年多，笔者体重在抓饭诱惑下不断刷新纪录，为着身材着想，嘴中常常念叨着短期内不吃，可过不了几天又忍不住想吃。我想，这大概就是抓饭的魅力所在吧！一旦让嘴巴沾染了此种香味，它便定格于心，难以忘怀，对这个国家的好感都一并增添了几分呢。

来乌兹别克斯坦吃一碗抓饭吧！